

严沁作品集 34

# 斯人独憔悴

[香港] 严沁 著



辽宁民族出版社

1

转一个弯，在这条又小又窄的街道上，她找到了那家“亦天”机器公司。

这家公司真难找，下了巴士她起码问了三个人，起码找了四十分钟，才终于看到那半旧的招牌。

在门口张望了一阵，只见公司里放着几架拖拉机、犁地机之类的机械，但一个人也没有。

她轻轻咳一声，清一清喉咙，然后扬声叫：“请问有人在这里吗？”

没有回音，仿佛这么大的店里真是无人驻守。

正在奇怪，突听到店后面不知哪儿爆出一片笑声，加上呼叫、怪吼，把她吓了一跳，原来不是没有人，都聚在后面了，听他们那种笑法，大概正在赌钱吧？真是！这是家怎样的公司？老板不管伙计吗？大白天赌钱啊！

于是她提高了声音大声再叫：“请问老板在吗？”

过了一阵，一个男人走出来，口含香烟，眼睛眯成一条线，手上还拿着几张纸牌。

“找老板什么事？”他含糊的问，眼睛盯在纸牌上。

“我叫郭姁柔，是老板通知我今天来见面的，我应征做会计的。”她说。

那男人这才把视线从纸牌中抬起来，看姁柔一眼。

“你是郭姁柔？好，好，很好！”他慢吞吞的说，“明天，就来上班，薪水照你要求的给。”

说完，头也不回的转身想走。

“请问你是——” 姁柔忍不住问。

“我就是斯亦天。” 他吐出一口烟，“还有什么问题？”

“你——甚至不看看我的文凭、证件？” 她问。

“请你就请你，为什么要看证件？” 他反问，“女人做事就是婆婆妈妈！”

她一窒，那自称斯亦天，也是老板的人已扬长而去。

不一会儿，后面又传来一阵笑声，赌博又开始了！

姁柔仍然在那儿站了一会儿，才慢慢退出公司。

她，二十八岁，已有五年的会计经验，因为去年的一场病，她休息了半年，最近才出来找工作。这儿是她看报纸找来的，没想到——是这样的一间怪公司。

刚才那斯亦天——大模大样的，眯着眼、含着烟，根本看不清样子，只觉得他眉毛好浓、头发好黑好厚，还有就是——抬眼之间眼中光芒逼人。

无论如何，她无法把他和生意人联想在一起，他看来——或者更像赌徒些。

是！很奇怪的想法，斯亦天像赌徒。

想到这儿，她忍不住笑起来。才见过一面的老板，她怎能乱想人家呢？他给她要求的薪水、他还爽快得很呢！或者是人不可貌相，他是好老板呢？

阳光下，细小的汗珠从额头、鼻尖沁出来，她用手帕抹一抹。

她不再是很年轻的女孩，五年社会经验令她老练、成熟，她很斯文、很有韵味，尤其那对清澈的大眼睛，仿佛会说话似的。

这样的女孩适合在那样的公司做事吗？

她摇摇头，薪水不错，先做了再说，真的不适合的话，她可以辞职，这是很简单的事。

刚到巴士站，她呆怔一下，以为看错了人，但——定一定神，是他！的确是他！

“陈先生！”她心中有强烈的吃惊。

陈先生是她以前工作那间公司的老板，怎会站在这儿？而且还好像是在等她。

“嗯！”陈先生是个永无表情的人，他对她点点头：“请跟我来，我有话说！”

姮柔有点反感，她可以不跟他去的，现在已不是他公司的职员，不是吗？但她不想这么做，于是默默的跟在他身后，走进附近一间咖啡店。

各自叫了咖啡，陈先生的视线停在她脸上。

“我并没有说不再用你，只是留职停薪。”他冷硬的说。

他也并不是故意如此，对每一个人都是这样。

“我知道，但，我想还是找新工作好，”她吸一口气，从开始她就有点怕陈先生，没有什么理由的，“而且，我也找到了，薪水也很不错的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他点点头。

她很想问“你怎么知道的”？忍住了，她不敢问。

陈先生不但面无表情，而且——她仿佛从来没有真正看清楚他的样子。

“我们一直很注意你的事。”他说。

姮柔心中暗暗的吃惊，为什么要注意她的事？

“因为你曾经是我们公司职员，而且做了五年，有很好的记录。”他说，“公司有个不成文的规定，凡公司职员有良好的表现的，我们视为永久职员。”

“这——”她简直不能置信。

她只不过是个体小会计，不值得公司——尤其是老板这么重视，而且亲自出马。

“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”陈先生盯着她。

“不——不明白。”她硬生生说。

“好，我解释给你听！”他认真的说，“我们不反对你去‘亦天’公司做事，但仍然照样支薪水给你，目的是——希望你替我们监视斯亦天这个人！”

“这——这——”她大吃一惊，这是怎么回事？监视？不，不，她不能卷入这种黑社会的争斗，否则她一辈子都完了，“我不能答应！”

“你一定要答应。”陈先生一个字、一个字说。

“不，不，你不能逼我做任何事，这儿是法治之区，我——不怕你。”她勉强说。

其实她心里真是害怕得要命，怎么会碰上这种事呢！

“你当然不应该怕，”他竟露出了笑容，“我不会强迫你，但你可以考虑，因为——这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，为了我们国家！”

为国家？这是什么话？小小的两间公司与国家有什么关系？他在危言耸听吧！

“我不信。”她吸一口气。

“我已经讲得太多，超过我可以讲的，”他说，“无论你愿不愿意，这件事你非做不可的了！”

“还说不是强迫！”她生气的。

“事情是正当的，”他正色说，“同事五年，你该知道我的为人，我人格担保。”

“陈先生，不是人格担保的事，”她不知道应该怎么讲，

“我觉得不大好，我也怕做不来。”

“做得来，你只要每星期写一个报告给我，关于斯亦天的一切行动，那就行了！”他说道。

“那斯亦天——是什么人？”她问。

“暂时不知道，”他考虑一下，“总之不是正派人。”

“那——我连那份工作都不想做了，”她说，“我可以另外找工作。”

“不，你要做，这是一个好机会。”他说，“还有一点——你弟弟今天服完兵役了，是不是想去留学？”

她心中一动，他真是对她家的一切了如指掌。

“是——”

“我们公司负责他的一切留学费用。”他慷慨的。

姁柔怦然心动，留学费用不是一笔小数目，父母正在为这事发愁，他们只是普通家庭，父亲只是个公务员，每月收入有限。他说付一切留学费用——

“我们可以一次付清，直到他念完博士，”他再说，“我们知道他是个好学生。”

“但是——”

“不必再想了。我担保绝不是坏事，只不过留意一个人的行动，对不对？”他说。这没表情的人居然有不错的口才，真是没想到。

“真是——不会伤害别人？”她问。

“保证。”他严肃的点点头：“甚至——我可以把我的真正身份告诉你。”

真正身份？她吓得目瞪口呆。

他拿出一个证件放在她面前，她只看了那所属机关名称，就已傻了，他——竟是那样的一个人！难怪他总没有什么表

情，总看不清他面貌，原来——他是那种人！

“你——你——”

他已经把证件收起来，然后，慎重的点头。

“现在你可以相信我了吧？”他说。

姁柔点点头，再点点头。那证件令她心服口服，帮他就等于帮国家，这绝对不会有错。

但那斯亦天——又是什么身份？

答应了陈先生，心中是惊又是喜，还有一种跃跃欲试之情，她面临的是怎样一份工作？一个怎样的老板？

“放心，以后我不会和你再见面，你的工作报告邮寄给我就行了。”陈先生再说，“那些钱，我们会一次付清，转到你银行账户里的。”

“这——”这时，她觉得收钱又不怎么好了，替国家做事啊！

“这是我们讲好的条件。”他点点头，“我先走，你迟些再出来。”

“是。”她吸一口气。

以后工作都得提高警觉吧？她的身分也不同了！

陈先生离开后十分钟，她才慢慢走出咖啡室，才一出门就看见那像赌徒的斯亦天。

“噢？你还没有走？”他似笑非笑的望着她，有点吊儿郎当，古铜色皮肤在阳光下闪闪生光。

“我喝一点水。”她避开了他的视线，“再见。”

他摇摇手，望着她走开。

她心中忐忑不安，他怎么会站在这儿呢？有什么目的？可曾看见陈先生出来？

哎！她说过，她怎么会做这件工作呢？

## 斯人独憔悴

“喂！你明天不必带饭盒，公司包午餐的。”斯亦天在背后叫。

“是！是！谢谢。”她回望一眼，飞也似的跳上一辆刚来的巴士。

这斯亦天——会不会已经发觉了她和陈先生的秘密？会不会反过来监视她？老天！若是这样，她以后又怎么办？岂不是处境堪虞？

以后她又没机会再见到陈先生，这——这——

回到家门外时，她觉得自己满头冷汗，刚才的一切一切，仿佛发了一场恶梦似的。

她怎么可能——怎么可能答应——

“姐，回来了？”大弟来开门，“工作讲成了吗？”

她连忙收摄心神，绝不能让大弟看出了破绽。

“当然成了，我有经验嘛！”她勉强笑，“而且老板人很好、很慷慨。”

“那么至少我出国的经费有着落了！”大弟开心的。

她很想说“你读到博士的钱都有了”，但怎能说呢？这么大笔钱从哪里来的？她又不想把事情让父母知道，他们不知会多担心呢！以后——她将走怎样的路？

亦天公司后面的办公室很宽敞，其中一间独立的为斯亦天所用，其他的地方是连郭姮柔在内一共七个人的办公桌，外面陈列室有两个职员，还有一个煮饭的阿婶。

这间私人公司有十个职员已算相当不错的了。像以前陈先生那儿，生意做得很大，却也不过六个人，这斯亦天居然可以请十个职员，也真不简单了。

但上班已三天，姮柔还没见到一个客人，也没有一张单



据。这——怎能维持公司开支呢？她倒替亦天担心起来，莫非——他真有特殊身分？

三天来，也没见过亦天几次，而且每次时间短暂，他神出鬼没，突然间不知从哪儿钻出来了，和职员嘻哈大笑一阵，吸着烟、眯着眼睛而去。

他和职员间好像没有什么阶级、界线一样，像兄弟姊妹一般亲切，他是个没架子的人，但——很明显的看得出，他对姮柔比较生疏。

可能姮柔是新来的吧？他不怎么和她讲话，眼光掠过也是很很快的一闪，原本在他脸上的笑容，在掠过她的一刹那会凝定一秒钟，然后移开了的笑容再展开。

姮柔并不介意，她只是一个新职员，是来工作的，她做事有个原则，绝对不故意讨老板欢心，只要分内的事做得好就够了。

但是，她发现一件事，老板——斯亦天居然是个很好看——可以说是英俊的男人。她是那种轮廓深、五官分明的人，加上古铜色的皮肤，浓眉大眼，连眼睫毛都又长又浓，挺鼻子，薄而线条优美的唇，而且——他年纪并不很大，顶多三十五、六岁而已。

只是——只是他的神情不好，吊儿郎当，似笑非笑，嘴上总含着一枝烟，又爱眯起眼睛看人——这就显得很轻浮和俗气了。

如果他能庄重严肃些，一定是个极出色的男人——他是很“男人味”的，五呎十吋并不算太高，身体却练得很结实、很健硕，颇有一点运动家模样——只是神情不像。

他的神情看起来还颇可恶的。

姮柔想不出他是一个怎样的人，真有特殊身分？

午饭时，亦天来了，三天来，他是第一次留在公司吃饭。

阿婶可紧张了，立刻加菜加汤，对亦天好得不得了，姁柔在一边忍不住轻笑起来，只有这无知的老太婆才会这么直率的讨好老板吧？

她这么一笑，亦天刚好转头看她，笑容已来不及收敛，神情已变得尴尬。

因为她知道，亦天那对神采奕奕的眼睛已看出了她笑的动机。

可是他只看她一眼，也没有出声的转回头去。

“喂！快些吃饭，吃完饭可玩玩牌。”亦天叫。

职员们都站了起来，围到饭桌边。

姁柔是最后一个走过去，她心中厌恶，又赌钱，无论如何这儿是办公室啊！

她原本是文静的，低着头只管吃饭，也不理他们在讲什么，碗一放下，她就预备回办公桌。

“喂，你要不要也一起来玩？”亦天叫住她。

她觉得炯炯目光停在她身上，下意识的不自在了。

“不——我不会赌钱！”她头也不回。

“赌钱？”亦天的笑声又大又响，“谁赌钱？我们只不过玩捉乌龟！”

捉乌龟？她脸也红了，这是多么恶劣的误会？

“不——谢谢，我也不会玩的！”她坐下来。

亦天也不再理她，让阿婶收拾好桌子，于是一下子屋子里就充满了笑闹声，其中以亦天的声音最响又吵，好像一个大顽童一样。

这种情形下姁柔是不可能工作的——而且也没有工作可做，反正离工作时间还早，她悄悄的溜了出去。

附近街上也没有什么可逛的公司，多半是卖机器的，她也志在出来透透气，走了半小时，她回到公司。

各职员都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桌上。

亦天也回到办公室——第一次看见他正正经经坐在里面。

姁柔坐下来，突然看见一大叠单据放在她桌上——有生意吗？就在她出去的半小时中？

急忙翻了翻——哇！生意额还颇大呢！每一台机器都是十几二十万，加起来有两百多万——当然不可能在这半小时内成交，但——什么时候做的生意？她怎么会不知情？

真是愈来愈神秘了。

看一看旁边的男孩子，她忍不住问：“请问——这些单据是什么时候的？”

“上面没有日期吗？”那个男孩子大约二十五、六岁，但身材很健硕，“上星期成交的。”

哦！上星期，她还没来。

她又发现一件事，这儿做事的每一个人，不论男女都很健硕，有原因吗？

“谢谢！”她对男孩子点点头。

“我叫陆健。”男孩子微笑，“有什么不明白的事可以问我，你太沉默了。”

她点点头，不再出声。

明知这间公司有点古怪，她就不再愿意和同事攀交情，谁知道他们是什么身份？

不过这叫陆健的男孩子长得很开朗，给人一种愉快的印象，左看右看都不像是坏人啊！

但姁柔有了先人为主的印象，她步步为营，防人之心不

可无啊！

很快的，她把单据处理了，又分别入了档案。

这是她分内的工作，她做得很熟、很好，所有一切皆由她五年的工作经验得来的。

她又想起了陈先生。

怎么写报告呢？除了亦天来公司的时间能见到他外，其他时候谁知道他去了哪儿？

陈先生不是要她去跟踪吧？

下意识的回头望向亦天的办公室，把她吓了一跳，亦天正若有所思的望住她呢！

她立刻面红耳赤的垂下头来，心也“扑扑”乱跳起来。

斯亦天若有所思是什么意思？

之后她不敢再抬头，直到下班。

刚站起来预备走——她已等了半小时，其他职员没一个离开，她不好意思总是第一个走，但——明明是五点钟下班嘛。

“喂！”亦天的声音在她身边，“你到我办公室来坐一下。”

她吃了一惊，发觉每个人的视线都在她脸上，她忍不住难堪，垂着头跟亦天进去。

亦天怎么总是叫她“喂”，她是有名字的啊！

她沉着脸，收敛了所有表情，亦天不尊重她，而她——却是个内心倔强固执的人。

“你坐！”他指一指椅子。

她坐下来，还是抿紧了嘴不出声。

是他叫她进来的，有话他该讲。

“对公司觉得怎样？满意吗？习惯吗？”他问。

那种吊儿郎当的样子收起来，没有表情，却也不严肃，很

陌生。

“我觉得工作太少。”她直率。

“哦！”他眼光一闪，显得意外，“工作少？”

“如果每天只做这些工作，你用不着请一个会计——这是很浪费的事。”她说。

“如果我不请会计，你不是没有工作？”他反问。

“那是另外一回事，而且与你无关。”她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和他针锋相对。

“是，与我无关。”他笑了一笑，有点嘲弄的味道，“但与你有关。”

“我的事我自己会处理，而且我相信我找工作绝不困难。”她强硬的。

他想一想，点点头。

“但是我需要一个会计。”他笑起来，“我这个人对于数目字没有概念，以前自己当会计，弄得一塌糊涂，我就希望请一个像你这样的人。”

她这样的人？

“你，郭姮柔！二十八岁，有五年工作经验，文静、理智又细心，还长得不错，不是很适合这份工作吗？”他眼睛又渐渐眯成一条线。

“你——就是这样选了我？”她皱皱眉。

“我不喜欢太年轻的女孩子，大学毕业，有一股自以为是的傲气，什么经验都没有，还以为能做尽天下事，我不喜欢教人，不喜欢训练童子军，所以我选你。”他回答得很特别。

她吸一口气，这——也倒合理。

“还有——别的事情吗？”姮柔扬一扬头说。

她对他有着莫名其妙的敌意，或许是从陈先生那儿来的，

她不知道。

“你对我仿佛有成见。”他望着她。

“没有，以前我又不认识你。”她避开他的视线。

“中午你拒绝玩捉乌龟，我并不相信你真的不会玩。”他说。

她想一想，还是说了。她是矛盾的，又想保有这份工作——陈先生给了她一大笔钱；但又想尽快的摆脱这环境，她害怕将来可能发生的未知的可怕事。

“我来见你时，我曾以为你是个赌徒。”她说得好坦白。

“赌徒？”他哈哈大笑起来，“你倒很有眼光，我的确是个赌徒，的确是。”

“但是你只玩捉乌龟。”她说。

“我是个赌徒，做生意原本就是赌徒，不是赚就是赔，等于是输就是赢，而我也赌生命。”

她以为听错了，赌生命？

“没有什么可怕的，生命难道不是赌博？”他又笑了笑，“同样的情形，不是输就是赢。”

“我不觉得是这样。”她说。

“那是你阅历太浅，人生经验不够。”他说，“等你像我这么大，三十五岁时，又经历了的我这么多事，你就会明白，生命原也是赌博。”

她压抑住了心中疑问，她不必知道他太多事的，她和他永远不会是朋友，他们是对头。

一定是的，因为陈先生。

“你——并不是常常回公司上班。”她说道。

有这机会，她自然要探探他的行踪，好写报告。

“上班不一定要回公司，”他不屑的笑——他的笑容总带

那么一丝瞧不起人的样儿，真可恶。“我住楼上。”

哦！原来如此，他住在楼上，怪不得可以这么无声无息的神出鬼没。

“而我做的生意，往往一个电话就决定一切。”他说，“还有最重要的是我懒。”

懒？是这个字吗？

“我是个懒惰的人，最好每件事有人替我做就好了。”他笑。

“你已经有了十个职员。”她说。

“是，是，所以我也不会贪心，十个就够了。”他搓搓手，吊儿郎当的老样子又来了。

她有点生气，怎么留下她尽说这些不关痛痒的话呢？他——是不是有所企图？

“如果没有别的事，我想回家了。”她故意看一看钟，“时间不早了。”

“哦！当然，”他立刻站了起来，“有一件事，你以前工作的那间公司当你病好时，为什么不再请你？”

她心中一凛，他——绝对不是个糊涂的人，也不会连文凭、资历都不看就请了她，他——会不会也查过她？

“不是不再请我，而是我不想回去。”她吸一口气，“五年了，太闷人，我想转换环境。”

“嗯！女人都喜新厌旧。”他笑，“明天见。”

她一步也不停留的转身出去。

一看外面，吓了一跳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所有人都走光了，难道他们同时走的？故意趁她在里面？

这公司和公司的人更引起了她最大的好奇心。无论如何，她决定做下去，并不因为陈先生和那笔钱，而是——她内心

里也充满了挑战性。

姁柔写了第一星期有关斯亦天的报告。

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，只是说他住在公司楼上，说他几时来、几时走，不过她没有写他和职员玩捉乌龟的事。她觉得这是无关痛痒的小事，写上去会让陈先生笑话的。

她想，只写这些也不算做坏事吧？她完全没有要害亦天的念头。

她心安理得的去上班，才进办公室，她真是吃了一惊，才八点半，还没到上班的时候，所有的职员已到了，而且——好像来了很久似的，他们正围着一张桌子看亦天和陆健下象棋。

下象棋，而且在她的桌子上。

她的脚步声引起亦天抬头，不知道他是否真正看见了她，略略一挥手，又低头着棋盘。

“你随便坐坐，我们用了你的办公桌。”他含糊的。

她摇摇头，这样的老板也真少见，虽然和职员打成一片是好事，他却过了份。

她默默的坐在一边，听见他们不时爆出来的笑声，直到九点二十分。

过了上班的时间啊！难道陪老板下棋就不用工作？

陆健突然的怪叫一声“将军”，所有的人都跟着叫起来，姁柔看见亦天双手摸着头，一脸的尴尬笑容，然后，突如其来的把棋盘弄乱了。

“不算，不算，你们众多人斗我一个，不算。”他叫，又嘻哈笑个不停。

“说好的谁输谁请吃饭，怎可赖皮？”陆健也叫。



## 斯人独憔悴

这一刻，他们之间完全没有雇主与职员之分。

“输得不值，完全不值！”他用双手捶桌子，砰嘭作响。

“那么再下一盘，分个高下。”陆健不放松。

“那怎么行，上班时间了，是不是？郭姮柔！”亦天突然转向她。

她呆怔一下，连话也忘了回。

这男人是怎么回事？神经兮兮的，当然是上班时间了，但是老板带头玩，也没什么不可以。

“算了，”亦天也不等她回答，迳自站了起来，“工作吧！下了班我们去吃鱼生。”

“万岁！”职员们都叫起来，各自回到座位上。

姮柔默不出声坐回自己桌子，在所有职员里面，她仿佛是个冷眼旁观者，所有的事都与她无关似的。

“啊！”亦天站在他办公室门口，大声说：“也请郭姮柔，你一定要参加！”

姮柔错愕的抬起头，他已进去。

几个职员都望住她，突然间，她觉得难为情，因为她不属于他们这一群，好像是硬生生挤进来似的，她……

“一起去！”陆健在旁边微笑，“我是代表所有职员和老板赌的。”

“我——没和家里讲，而且我不吃鱼生的。”她悄声说，怕别人听见似的。

“打个电话回去不就行了，而且日本料理有很多东西可吃，可以吃铁板烧或者其他。”陆健很体贴的说。

“我——想一下。”她勉强说。

她才不会莫名其妙的去吃斯亦天的一餐饭的。

“还有——我们的所有职员都很欢迎你，真的，”陆健又